

能不忆蜀葵

张炜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能不忆蜀葵

张炜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能不忆蜀葵/张炜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4

ISBN 7-5354-3001-5

I.能…

II.张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0113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明伦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5.75 插页:7

版次: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88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









目 录

卷一

挚友
王子与堡垒
赢之子
导师

卷二

甜蜜的考察
五里一徘徊
战争
暄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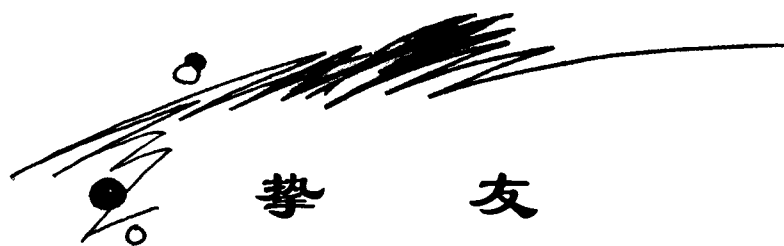
卷三

激活
哇加加
孤独
突围者

卷四

夜色围拢
诉讼法
阳光
飞车如梭

卷一



1

桤明心里明白，他从来没有像爱这个人一样爱过任何人。牵挂，有时甚至非常想念。但他也知道这人罪孽深重，差不多算得上一个恶棍。不过他平时想得更多的倒是对方的朴实诚恳；还有，这个人的迷人之处、他的才华……桤明对这些判断从不怀疑，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常常要鲠上心头：对方到底是挚友还是敌人？一回到这上边就要手心冒汗，就要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：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算了，如今早离开了血与火的拼争，敌友之争已不再迫切，大家都跌跌撞撞进入了消费年代。问题是现在，是这个周末的下午，那种长长的思念又变得强烈了，简直让他什么都做不下去。妻子路鹿全无察觉，她多半天都蹲在地毯上和儿子玩，两个人一直咕咕哝哝。后来可能谈到了“崇拜谁”之类的话吧，只听儿子突然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我崇拜的人都是外国的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路鹿笑吟吟的：“本国的呢？比如你认识的？”一阵停顿。儿子好像在做一个艰难的选择：“非要挑一个不可，那就……淳于阳立吧！”

桤明像被人从头顶那儿击了一下。母子俩头拱头玩起来，路鹿的屁股一直朝向他。傻气，没有一丝悟性，到现在还是一副少不更事的模样。桤明的思绪又闪回到十几年前——那时她是书店里的一个营业员，当年有多少街头的痞子、衣衫不整的“爱书人”溜进店里缠磨，她就是看不出名堂。她站在那儿，满怀热忱介绍画册啊传记插图本啊，对迫在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是这些顾

客当中的一员，不同的是他每次都远远站着，焦灼而腼腆。有一次他看出了她的嘴角有些歪，就忍不住回去告诉了好友淳于阳立。对方马上兴奋起来，当场就出谋划策如何如何，还大喊大叫提供了一个医治的偏方。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整个过程真可谓历尽波折——他经过多少努力、折腾了多久才算遏制了那个家伙的“亲自出马”。难忘那些初夏之夜，那些仅仅属于他和她的、踏来踏去的小路。最终他不知鼓了多大的勇气才勉为其难地实践了那个“偏方”：瞅准一个机会拥上去亲吻，用力，持久，忘我……这一下她的嘴巴总算不歪了，成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小嘴。婚后恺明把淳于阳立的“理论”透露出来——说她当年嘴巴的缺憾完全是矜持和紧张所致，一经异性亲吻，局部肌肉随即放松，整个人也就落落大方了。路鹿一阵惊骇：“老天，你们懂得可真多！”

恺明那时觉得路鹿像一个透明的婴孩，一只羔羊，注定了要让自己一生牵引。这种柔情和责任多年来一直烘烤着他的胸廓。也许就因为一开始淳于支持了他们婚姻的缘故，路鹿对这个人始终充满了好感，一直非常信任。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人会走多远、有多么荒唐；更不知道丈夫身边有个极具破坏性的家伙：除了自己跃跃欲试，还时不时地鼓动别人，婚前婚后都没有安分过。他会一连几个月去缠一个异性，即便没有得手，也会私下对别人说一句“收拾了”之类。他甚至会像魔鬼一样编造出一些细节。也就是前不久，他还溜到这儿胡扯了一大通——当时他知道路鹿在里间，就压低了声音对恺明说：“我身边的几个人都离婚了，有人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这多么好——整个社会都处于激活状态……”他说这话时紧盯着恺明，因为关键的一句说不出口，憋得脸色发紫。恺明说：“我不会离。”“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——多么善良的人，这一点我们完全一样。我喜欢善良的人。”他在屋里急急走动，一边用眼角瞟着恺明。只一会儿他的眼睛就蒙上了一层泪花。恺明因为这种谈话尖利的内容而激动，一颗心怦怦跳。淳于阳立走着走着站住了，猝不及防将他挤在了墙上——当时恺明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，对方突然就按住他的额头亲了一下，然后飞快转身，几乎是跑着出去了。

恺明记得那一次路鹿从另一间屋里咚咚跑出，盯一眼离去的淳于阳立：“他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”恺明摇头。他不愿说什么，因为小猫可听不懂狮子和狐狸的故事。他怔了一会儿，擦擦脑门。

恺明那一次没有怪罪朋友。因为没有办法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常有一些特异的冲动。这个人在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好的人。即便是鼓动别人干坏事，也直爽，干脆，而且总是有独特的方式。与自己一样，淳于从事西画已经二十余年了，少不了也沾上一点外国人的毛病：哆哆嗦嗦。艺术家嘛。恺明可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，因为那时他们都心怀了自己的一点秘密，既心照不宣又鬼鬼祟祟。

时间多快，转眼又是好几个月过去，他们竟然很少见面。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。好像这么多年两人一直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如今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岔路

口……栾明对路鹿说：“他很可怜，很痛苦。有时他真不知该怎样做才好——人一怀疑自己的事业就会这样。他现在终于变卦了，他已经不再画画了！”路鹿的大眼一直盯着他。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。

2

回想起来，即便是最危厄的时刻，栾明首先想到的还是怎样援助淳于阳立。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“严打”，淳于阳立因为被人诬告，不得不东躲西藏了好一阵子。因为一连几个月不见踪影，栾明还以为他真的进去了。那些日子栾明恍恍惚惚，路鹿说丈夫的半个魂魄都被带走了。实际上他比她说的还要严重。路鹿说：“淳于啊，天哪，怪可怜的。”她快要流泪了。那真是期待和煎熬的日子，栾明的世界突然变了：没人来玩，没人来搅闹他，电话也减少了十分之九，画布上的油彩焦在那儿。

他利用那段时间里好好回想和总结了一下两人的关系。二十多年了，风风火火，竟然没有时间静下来想一想。他们怎么结识，又怎么走到了一起？心底埋了一根多么粗的弦，它很长，很深。他平时真是不敢拨动……二十多年前，那时的每个季节、每一天对栾明来说都糟透了。他长到十二岁了还没有见过父亲，原以为自己没有父亲呢，后来才知道人在冤狱里。母亲给他看父亲的照片，流泪。他比着照片，再加上想象，画了许多张父亲。那是个多么英俊的男人。好不容易等到父亲放出来，第一次见到的真实模样把他吓坏了：皮包骨头，两眼发尖，永远胆战心惊。不过这时他总算有机会把一大叠画稿交还本人了。栾明永远记得父亲那双伤残的手怎样触摸这些画，记得纸的沙沙声。他从父亲的眼睛里读到了一份惊喜，还有绝望的允诺：那就画吧。

那个春天他十七岁。当时他正读初中三年级，而且再也没有希望跨进高中的门槛了。因为父亲的缘故，他只被应允读完初中。他和同学们常常看到父亲和另外几个人被民兵押着从学校门口走过，去一个工地。那时整个校园里没有人像他这样沉默，因为他没有希望，没有朋友。谁都厌弃他，谁都可以嘲笑和欺辱他。他的心里像闷了一团火药。他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样的情景：黄昏时分走出校门，刚离开别人的视线，他就按紧书包跑到林子里，站在一条偏僻的小路旁。他在那儿张望。这条通向远方的小路与他熟得不能再熟，让他生出许多幻想。因为从这条小路上走过的都是陌生的面孔：他们谁也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些人也就不可能厌弃他。他会遇到一个人，会相互攀谈，会成为朋友！就是这个念头让他心头发烫，脸色彤红。他一个小时连一个小时站在路旁，眼巴巴看着。一切都是令人兴